

北京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水星的黎明

SHUIXING DE LIMING

——当代中国优秀科幻小说精选

主编 金涛

同心出版社

水星的黎明

——中国当代优秀科幻小说精选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水星的黎明：中国当代优秀科幻小说精选/金涛主编.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2
ISBN 7-80593-636-6

I. 水… II. 金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8813 号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编：100013 电话：(010) 84276223

有色曙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字数：420 千字 印数：6000 册

定价：28.00 元

前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经磨难一度沉寂的中国科幻文坛迎来了复兴的曙光，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青睐，开始了她新的发展时期。

这无疑令人高兴的现象。

中国科幻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复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航天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此掀起的新技术浪潮冲破了国与国的藩篱，波及全球的每个角落。日新月异的科学发现和创造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观念与心理习惯，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对科学技术发展最为敏感的科幻文学本来就是伴随着科学技术兴起而出现的文学现象，理所当然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应运而生，因此，可以说是高新技术的时代呼唤着科幻文学，是时势营造了中国科幻文学复兴的氛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文学的复兴，首先反映为创作的活跃。不少出版社陆续推出科幻小说新作。许多文学刊物、科技期刊、少儿刊物也为科幻作品提供了一席之地，其中最为世人瞩目的《科幻世界》杂志发行量突破了30万份，并且涌现了山西的《科幻大王》等刊物。与此同时，一大批国外科幻作品也相继翻译出版。不仅西方科幻小说的经典作品得以和中国读者见面，而且当代不同流派的科幻新作也迅速传入中国。

创作的活跃及出版的兴旺，最有力地说明科幻文学创作队伍的壮大和比较广泛的读者群的形成。这一现象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科幻文学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对科幻文学的呼唤，最明显地反映为遍布各地数量相当可观的“科幻迷”的崛起。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文化现象。科幻作家吴岩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科学小说评论与研究”课程，郭建中教授在杭州大学创建科幻小说研究中心，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广泛开展科幻俱乐部活动以及策划于1997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幻大会，上海科普研究所饶忠华先生历时十载编撰的展示中国科幻小说百年历程的《中国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等一批大型科幻丛书的出版，以及川、京、津、沪等地高校科幻迷的活动，所有这些举措都极大地推动了科幻创作、翻译、评论队伍的成长，培养了大批科幻创作的新生力量，沟通了科幻文学与读者的广泛联系。这是科幻文学得以从沉寂走向复兴的原动力。

在这个时期，中国科幻作家的队伍也发生了令人欣慰的可喜变化。除了一些长期致力于科幻文学的老作家依然热情未减，不断奉献新作之外，在时代的召唤下，一些科学家、主流文学作家也开始加盟科幻文学创作。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当然，这一时期，中国科幻文学最大的成绩是一大批新锐青年作家的涌现。这是一群迎着冉冉升起的高新技术的朝阳成长的新生代，正是这一群目光锐敏，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和深邃的洞察力，对未来充满期盼和忧患意识的新生代，以独特的视角探索科幻文学的本土化，关注工业化给人类的种种困扰，以及科学技术给予心灵的震撼，创作出不少颇受读者好评的新作。应该说，对这个时期科幻文学的复兴，他们的成绩功不可没。

正是如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文学，经历了从内容到形式的蜕变，换言之，这一时期是中国科幻文学的转型期。主要的变化是突破了过去科幻文学完全

置于科学普及的范畴，也挣脱了以科幻曲折地反映人生、针砭时弊的格局，而把触角更多地伸向高新技术浪潮冲击下的心灵感悟，作家的兴奋点由淡化人生转向心路历程与哲理思辨的探究。由此，对科幻文学的界定也必然引起更深更新的思索。

正是基于上述想法，在选编这本集子时，本着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原则，既照顾到老中青科幻作家不同特色的作品，也有意选取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作。我想，这对于读者了解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科幻文学的现状，窥探中国科幻文坛发展的脉络，也许是有所帮助的。由于时间仓促和篇幅所限，遴选的作家难免有遗漏的，也无法收入长篇作品，这是需要读者谅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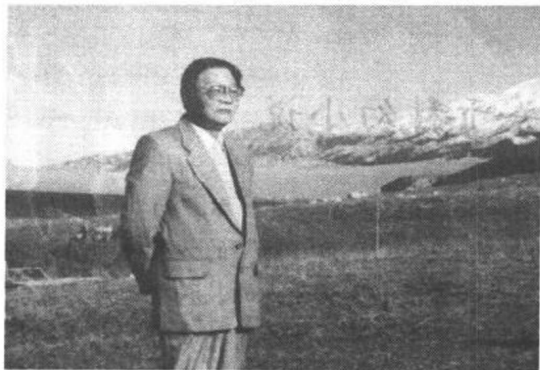
本书得到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专项资金资助出版。在此谨向支持中国科幻文学的北京市科协和同心出版社致以诚挚的感谢。

金 涛

2002 年 5 月 7 日

目 录

前言	1
潘家铮 偷脑的贼	1
叶永烈 小灵通三游未来（节选）	33
刘兴诗 悲歌	65
杜 渐 战魂	90
余俊雄 凤凰的再生	129
嵇 鸿 扑朔迷离	162
魏雅华 忠诚基因	187
王晋康 失去它的日子	208
吴 岩 鼠标垫	236
嵇 伟 绿色怪客	253
星 河 决斗在网络	273
韩 松 春到梁山	308
刘慈欣 带上她的眼睛	338
杨 鹏 恐怖蚁	356
韩建国 泪洒鄱阳湖	373
柳文扬 闪光的生命	406
杨 平 MUD—黑客事件	422
潘海天 偃师传说	449
凌 晨 水星的黎明	466
空 门 在大兴安岭数松鼠	480
	猎人 489
胡 飞 生命之旅	494
金 涛 台风袭来的晚上	512



潘家铮

浙江绍兴人。1927年生，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毕生从事中国的水电建设和科研工作，设计和指导过数十座大中型水电工程，目前从事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发表过学术论著近700万字，是国内外著名的水电专家和坝工权威。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9年被授予国家设计大师称号，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在科学、设计、工程领域中均获得最高荣誉称号。潘家铮业余爱好写作，出版过散文集《春梦秋云录》和科幻小说集《一千年前的谋杀案》《偷脑的贼》，科普作品《千秋功罪话水坝》，作品人情味较浓，颇获好评。

关于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是既“科”又“幻”、亦“科”亦“幻”、先“科”后“幻”、在“科”的基础上“幻”、用“幻”的方式使“科”超常发展。把科幻小说写成新神怪小说或干瘪的教科书都是失败。

科幻小说是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最美味的精神食粮。它能解放人的思想，引起人的探索欲，增强人的创新力，还能灌输人以科学知识。好的科幻小说能使这一切在愉快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地进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要在科技进步和发展上有所建树，既要打破思想禁锢，敢于创新，又要扎实地打基础，付出艰辛的劳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读科幻小说有助于解放思想，但也可能对后者未能有所启发，搞得不好还会使人变成空想家，得浮躁病，所以科幻和科普要并重并存。

偷脑的贼

数学大师的传人

吴铭院士突然去世。全国乃至全世界数学界发出一片惋叹声。

这位院士确实是位少见的数学奇才——也许属于500年才出现一个的旷世奇人。在他三四岁时，当同龄孩子还数不清7、8、9的时候，他已能算出几何级数的和了。进入学校后，他更是年年包揽青少年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冠军。12岁的他被破格保送进中华数理大学深造。此后他如醉如痴地遨游于数学王国，在许多领域里作出巨大贡献，攻克了一道道前人留下的难关。他最大的成就还是在数论方面。30岁以后，他在集中精力证明了费尔马大定理后，继续挥戈猛攻“哥德巴赫猜想”这道数学史上有名的大难题。

这道难题仿佛是数学王国中最奇险的一道雄关，又像是数学女皇皇冠上所缀的一颗最大的钻石，但要摘取这颗钻石，谈何容易！以吴铭院士的功力，在前人的基础上，用了20年时间竟然仍未取胜。有几次，吴铭自认为已胜券在握，离最终目标只有半步之遥，然而就是这半步差距使他多年心血化为乌有。经过几次挫折后，吴铭认识到，要攻下这座顽固堡垒性急不得，要看准目

标，另辟蹊径，稳打稳扎，步步前进。采取这一策略后，虽然在好长时间内他没有发表什么惊人成果，脸上的笑容却愈来愈明显。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攀上顶峰之期已经不远了。他也不再隐瞒他的进展和喜悦。在一个深秋夜晚的座谈会上，他公开说：“我现在已爬得和珠穆朗玛顶峰一样高了，只要平移一步，就可把世界之巅峰踩在脚下。你们等着好消息吧。”他的话引起热烈的掌声。

不想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座谈会后，院士病倒了。开始时，不过是病毒性感冒，大家都不太在意。接着院士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被紧急送进医院后转为肺炎。任凭医师如何抢救终未见效，只好通知家属和机关。数学院领导在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后，几乎不能置信。等到院长和书记匆匆赶到病房，吴铭已进入弥留状态。病房中除医护人员外，还有两名陪客，一位是院士的外甥陶辛斋教授，另一位是陶教授的助手胡作昌博士。原来院士是位独身主义者，他的亲人只有这位外甥。陶教授把病情恶化经过简单说了一下。院领导走近病床时，吴铭已不能说话，勉强用手指了一下陶教授，又微微动了一下头就溘然长逝，连眼睛都未闭上。

众人抑制了悲痛，处理后事。在回院的路上，院长愁眉不展地向书记说：

“这真是飞来横祸。院士突然去世，是我们的巨大损失。尤其可惜的是他多年来向‘哥德巴赫猜想’的攻坚已经到了摘成果的时候了。没有人知道他的研究细节，眼看可以到手的重大成果又化为泡影，需要从头做起，又不知何年何月可以奏凯歌。这实在太令人遗憾了。”

书记未开口，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时，搭便车的陶教授忽然插嘴：

“院长，关于攻关一事，请你不必挂怀。不瞒你说，舅舅在

临终前已把他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主要关键和已有成果全告诉了我，而且指定我为他事业的接班人，继续攻关以竟全功。他临终前不是想把我介绍给你们吗？我想，我和小胡一定能很快完成他的遗愿。”

院长和书记对视了一下。院长吞吞吐吐地说：“陶教授，你愿意继承吴院士的遗志，这很好，我们很钦佩。但是数学一道，必须循序渐进，没有什么捷径。要研究和攻克吴院士的课题，没有几十年的工夫是谈不上的，仅靠院士临终前几句吩咐很难奏效。你的心情我们理解。攻关的事我们会另有安排。”

“两位领导先别把话说死，你们不相信我的能力和才华？这个关我是攻定了。我求你们看在吴院士的面子上稍稍支持我一下。”

“陶教授，”书记是个急性子人，有点儿按捺不住，“你当然也是位高级知识分子，也懂点儿数学。不过你是微电子专家，可想而知，你只学过些应用数学，它们和抽象的纯粹数学是两码事。不怕你见怪，你学过的那些内容，什么计算数学、数学分析……嘿嘿，在纯粹数学的殿堂里是没有位置的，给数学女皇当个丫头怕也不够格。也许有些名词和概念你还没有听到过，也搞不清，怎么能去攻关呢？”书记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隔行如隔山呀！”

陶辛斋从鼻孔里哼了一声：“看来你们是进入殿堂的大师了，那就请你们考我一下，看看我这个门外汉有没有做数学女皇丫头的资格。”

院长和书记想摆脱他的纠缠，便拿近年来数学界中争论最多的一些高度抽象的问题相问，认为这足以把这个狂妄的人吓退。不想陶辛斋接过话题，洋洋洒洒地发挥起来，其水平之高，理解之深，使两位领导瞠目结舌。他们发现陶辛斋的数学水平不在吴铭之下。院长惊讶万分地拍拍陶教授的肩膀说：

“陶教授，你可真了不起！我算服了你啦。你确实可以做院士的接班人。我真想不到在外系统中还有这么一位数学天才。你要我们怎么支持你呢？”

“很简单，第一，请你们聘我为特约研究员，我可以随时去你院工作；第二，允许我接收吴院士的手稿，加以研究应用；第三，在发表论文和举办学术讲座方面给予方便。”

院长和书记低头商量了一会，答复说：

“如果就是这些要求，我们可以同意，但还要院务会议通过一下。院士的手稿，可给你一份复印件，引用时必须注明。”

“感谢支持，一言为定。”陶辛斋伸出手来和他们重重握了一下，就和胡作昌下了车。

从此以后，在国家级的学报上不断发表陶辛斋和胡作昌署名的重要数论论文，既有独立性，又有连贯性，把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探索一步步引入新的境界。最后，在院士去世周年之际，陶辛斋终于完成了最后一篇论文，完美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这道几世纪来难倒过多少位数学大师的难关终于被攻克了，陶辛斋摘下了数学女皇皇冠上的最大钻石。国际数学界在承认和庆贺他的成就并颁给他大奖时，不得不惊叹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竟会火箭般地冲天而起，登上世界巅峰。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

世纪棋王之战

全国围棋协会正在紧张地开常委会，研究在号称“围棋棋仙”的艾德渊大师突然患病后如何应付即将举行的“世纪棋王战”决赛的问题。

围棋本来发源于中国，后来传入邻邦并远播到全世界。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棋艺水平反而落后了。经过几代

人的艰苦努力，才恢复元气，达到了可与邻国进行势均力敌的竞赛水准。这次“世纪棋王战”反映了围棋最高水平的较量。开赛半年多来，各国高手在厮杀中纷纷落马被淘汰，最后只剩下中国的“棋仙”艾德渊和对手“天元王”木村二郎两人决赛。“世纪棋王”将在他们两人中产生。在国内，多数同行看好“棋仙”，认为他获胜的几率更高些。不少热心人还走访或投函“棋仙”，提出克敌制胜之道。即将举行冠军决赛的前夕，艾德渊大师却突然发了精神分裂症，完全不能弈棋，主持决赛的全国棋协怎能不方寸大乱、焦灼万分呢？

大师这病来得古怪，史无前例。在星期五上午，他还兴致勃勃地游园垂钓，疏散身心，一付胸有成竹的架势，下午又在家中接待过几位棋友，畅谈木村的棋路和优缺点，研究因应之道。而到晚上，家人唤他用膳时，发现他倒在长沙发上呼头痛，休息片刻后，便出现精神分裂现象。对日常生活和一般知识，他尚能自理和保持记忆，独独对围棋一道竟然遗忘得一千二净，成为百分之百的“棋盲”。这事不仅震惊了围棋界，也震动了医药界和领导层。一个专门治疗组迅速成立了起来，为大师精心治疗和护理，但毫不见效，甚至是每况愈下。人们简直束手无策。

在棋协会议室中，委员们一筹莫展，垂头丧气。正在冷场时，服务员送进一张名片，说是有人求见，自称他能解决目前困难。主持会议的陈清平会长看了一下名片，皱皱眉说：

“陶辛斋，不就是那位数论大师吗？他在围棋界中并无地位呀，他来干什么？告诉他，我们正在举行重要会议，没有时间接待……”

“会长，我想不妨让他进来，看看他有什么招数，也许他有什么祖传秘方可以治突发性精神病呢。”副会长范继屏由于感到走投无路，提出了建议。而多数委员早已精疲力竭，此刻也纷纷赞成。他们其实是想转换个话题，以恢复冷静和消除疲劳罢了。

陶辛斋进来后向委员们点头致意，然后侃侃发言：“……我是围棋的狂热爱好者，十分关心这次‘世纪棋王’决战。我知道德渊大师不幸患病，想你们一定陷入困境，所以不揣冒昧，赶来谨献一孔之见，以解难题。”说到这里，他卖关子似地停了下来，喝上几口茶，“目前出路只有两条，或是不战认输，把棋王宝座拱手让人；或与对方商谈，另派功力与棋仙匹敌的国手，代他应战……”

“棋赛中从无这种规矩。再说，从哪儿去找一位可以代表棋仙的国手呢？”陈会长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规矩是人立的，只要双方同意，尽可修改。至于说代表，那当然非本人莫属了。”陶辛斋伸出一只手指，点点自己的鼻子。

这番毛遂自荐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世界上竟有这样大言不惭的狂人！陈会长压住火气，装出有礼貌的样子说：

“陶教授，我们知道你是数学权威，一年前攻克过哥德巴赫猜想，为国争光。可是围棋是另外一道。一个人要从幼年投身，经过数十年的钻研磨练，才能逐步晋升成才，这不是用你的数学公式可以解决的。据我所知，你在围棋界里……怎么说呢？反正是大门都没进，最多是个业余一级棋手吧，连初段都不是，怎么会异想天开要代表棋仙出战呢？如果真要选代表，我们有的是九段、八段国手，从现在排名，排到天黑也轮不上你呀！”

“我知道你们会说这些话的，”陶辛斋冷静地说，“但实际上，棋仙早已选定我是他的秘密传人，只是为给国家保留一个‘秘密武器’，我不在一般的棋赛中露面罢了。现在，我的水平完全和棋仙相当，我不仅尽得他的真传，还有创新。我们对弈的成绩，大体上是平分秋色，但我还是稍占优势。以我估计，由我去对付木村，那是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稳操胜券，不在话下。”

会议又一次陷入混乱，陈会长觉得难以控制局面，便敲敲桌子说：“上午的会就开到这里。陶教授既然夸下海口，我们休息

一下就请他献艺吧，看看他是怎么尽得棋仙真传的。”

大约为了想尽快戳穿陶辛斋的牛皮，使会议转入正轨，陈会长特别请了一位五段高手与陶辛斋较量。委员们都好奇地观战，而且一致认为不要多久，牛皮大王即将原形毕露。想不到一个半小时后，五段高手竟中盘推枰认输。这一下惊呆了所有委员。陈会长不敢怠慢，从下午起，请了几位最负盛名的高段棋士与陶辛斋较量。几天下来，一一败在陶的手下，而且据委员们分析，陶的棋风确实和棋仙一脉相承——也就是人们称为“神仙流”的境界，看来陶辛斋并未吹牛。

数天后，中国棋协向对方送出公函，解释由于艾德渊大师突然发病，决赛无法如期举行，并提出三种解决办法请对方选择：一，无限期推迟决赛至大师康复；二，中方声明放弃决赛权将皇冠奉送；三，请棋仙的惟一传人陶辛斋代表出赛，陶的功力和水平完全与棋仙相当。这封信送出后很久未得答复。看来对方对出现这一变故和中方提出的建议大感意外，正在苦思对策，最后得到的答复竟是破天荒地同意第三方案。只是要求决赛者名字仍用艾德渊，加个括号注明由陶辛斋代表。估计对方既不同意推迟决赛，也不愿意白得桂冠，而且认为围棋赛中不可能出现“秘密武器”，木村有绝对能力，力斩名不见经传的陶辛斋于马下，以振国威，所以破常规地同意这种做法。

双方这一协议迅速引起全国、东亚乃至全世界围棋界的关注。众多的议论中多数认为中方是不得已出此下策，因而判断中方必负。所以开赛那天，现场观摩票抢购一空，所有电视台都作直播，真是盛况空前。

公安局郑鄂昆局长是个不折不扣的围棋迷和业余好手。他几乎花了半个月的工资弄到一张现场观摩票，兴致勃勃去了棋院。在休息厅中，人头攒动，观众们谈笑风生。他忽然看到陶辛斋的助手胡作昌也坐在一个角落里，便前去打招呼。

“喂，胡博士，你今天来为老师助阵啊。说真的，我从来不知道陶先生竟是位伟大的国手，你在他身边，想必也是名师出高徒了……”

“不，不！”胡作昌显得有些慌乱，他把帽沿拉低一点儿，“我的棋艺很低，只是来凑凑热闹。啊，郑局长，我今天来棋院，陶先生并不知道，他关照我要加班完成一项研究任务的。你可别在他面前提到我来过的事，拜托了。”

郑局长感到有些意外，顺口应了一句，就随人流进入赛场。他找了个好位置坐下，向四周一望，胡作昌又低头坐在一个角落里，这些反常举动使他有点儿困惑。

铃声响后，满面笑容的陶辛斋潇洒出场，与木村友好握手后就座，看不出丝毫紧张之色，倒是木村有些拘谨。木村执白，布下了他最擅长的局势，陶辛斋沉着对抗，他反应之敏捷，计算之精密，思考之深远，不愧是棋仙的传人。木村更不敢怠慢，施出浑身解数，处处显出他的“魔鬼流”的棋风。弈到封局，双方形势大致持平。只是黑棋在四角稍占优势而白棋在中部有形成大龙之势，不少人都为陶辛斋捏把汗。

下午再战，在几个回合后，陶辛斋突然在白大龙的左腹深处断上一子。木村大出意外，足足思考了50分钟才应上一子。以后陶就东一刺西一吊，局势变得复杂万分，捉摸不定，时而黑子见好，时而白棋有起色，观众们都应接不暇。但木村显然已陷入被动应付局面。到形势略清时，原来分散的黑子竟奇迹般地连成一体。在最后阶段，陶辛斋又迭出奇招。而木村已进入读秒阶段，更感到难以招架。终局时，陶辛斋竟以9目半的优势大胜木村，这在名人战中是少见的，对木村来讲更是生平惨败。

“中国赢了！中国赢了！”许多人欢呼着，“魔鬼遇到了神仙！”许多人议论着，郑鄂昆也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走出了棋院，但是他的心中总存在一些疑惑和不安。这个疑团直到一年多